

2008年8月,我入职山科,开始辅导员生涯,带2008级新生,共406人。那时,刚从外校毕业的我,对料料三千亩的大校园很是陌生,常常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甚至于到半年后才弄明白两栋主教学楼的楼号是奇偶分设——313房间隔壁永远没有314,因为314在楼的另一半。挨着它的,是312和316。

那时,我对学生工作没有任何经验。所有的工作经历也只是在一所中专当过一年代课老师。

我不知道该怎样做好工作。但幸运的是,我知道要努力,看完辅导员的工作要求,我想:先以学生为中心,把时间花出去,应该不至于出错,也不会跑偏。

于是,在2008级大的一的头3个月里,我几乎每天都去学生宿舍。由此,我结识了赵姐,她就住学校对面,那时四十来岁,热情大方,总是笑着。刚开始,我只是打个招呼,不知该如何称呼,就发声:“您好!”

后来,我知道了她的名字,就喊声“赵姐”。之前每次,我去查宿舍,都是宿管姐姐们帮我取下钥匙,我自己上楼开门。

但赵姐,和别人明显不同。她非常体贴,总是笑嘻嘻地托着硕大的钥匙盘,跟着我上楼,一路帮我开门逐间打开,看完再一一锁上,还不忘拧门把手挨个确认。那真诚的笑容,让我倍觉温暖,那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,让我印象深刻。

随着接触频率的增加,我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:赵姐,竟然是个“牛人”——她认识A2楼

上所有女生,还能说出所属学院、专业和班级。要知道,当年这栋楼,有253个房间,含3人间、4人间、5人间和6人间等4种类型,住着近1400个女生,分属于4个学院,涉及几十个专业。

一开始,我除了震惊还是震惊,回到办公室,禁不住跟我院团委书记讲述这个“牛人”大姐。当时,他笑着表示赞许:“确实厉害!”

然后,我抛出了一个话题:“咱们辅导员能认识自己带的学生吗?”他的回答不长,但

筒、创可贴的同学更是你来我往,每每遇到,他也都倾力帮忙,并聊上几句家常。

“取到真经”后,我就开始了两套“自选动作”。

第一套“自选动作”是每天翻看花名册。我先以班级为单位,做了11本花名册,贴上学生的照片,在照片下标明学生的姓名、专业、班级、宿舍,后来为了统计便利,又加上了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,再后来,到我带第二届本科生的时候,又加上爱好、特长,以确保单个谈话时有

## 启迪过我的身边“牛人”

□ 化工学院 易凡

我听到心里去了。记得当时他说:“目前每个人带的学生都很多,能做到的人可能不多,但没什么不可以,就看下了多少工夫。”

随后,我每次去宿舍,都会和赵姐聊几句。后来,终于发现了她的“记人神器”和“辨认秘诀”。“记人神器”就是宿舍花名册,上面贴着照片,照片下方写着学生的姓名、专业、班级、宿舍号,这个花名册,她每天要翻看很多次;至于“辨认秘诀”,就是逢人来了聊几句。楼管传达室是宿舍生活的中枢,忘带钥匙、前来借还的同学每天都有十几个,她总是一边佯装生气地提醒,一边盈盈地地应承。至于找针线、打气

好的切入点。

第二套“自选动作”是遇到学生就聊几句。每当路上碰见眼熟的学生,即使明显看出他想躲开绕道,我也会厚着脸皮往前凑,追着学生寒暄一下;碰上学生来请假,我原本闪电般的签字速度就秒变为龟速,总是问长问短,先“聊上五块钱的”,搞得学生老盯着我那根笔,以为是没水了;班会、年级会更是月开,而且场场点名,表面上是看谁没到场,其实是为了分清几张容易记混的脸,甚至还总一前一后地提问同专业不同班的两个“刘涛”、两个“张凯”,让他们误以为是同名惹的祸。其实,只因我自

己傻傻分不清。

当时,没有哪个上级、哪个部门有过“规定动作”要求辅导员必须记住所有学生,但是赵姐给我打了个样,让我知道:很多小事儿其实可以做得更细致更走心。

所以,在她的启迪下,我每天重复“自选动作”。时至今日,只要我在辅导员岗位上,每日开工第一件事就是翻看花名册。此外,只要有学生来办公室,不管是不是我带的学生,如果能帮上忙,我就多一个微笑,浅聊上几句。

这些,都是很小的事儿,但是经过日积月累,也会带来不少小确幸。比如,我只用半年时间就认识了2008级所有的学生;在带本科生的12年时光里,每逢给学生开班会,我只需大体扫视一圈,就知道班里同学是否到齐;遇到以学院为单位、与同事协作分发材料时,很容易就能理出我所带的学生材料;涉及学生名字班级等信息,根本不用翻看资料,只凭记忆就好,也不会出现错别字;每每在路上遇到学生,只要我喊出他名字打招呼,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回以惊喜:“老师,你竟然认识我!”我就说:“怎么会不认识,你某个方面(比如写

字、唱歌)那么好!”一通简单操作,成效立竿见影,多年来一直深感幸运,学生们大都支持我的工作。

这些,不但给当时初入职场的我带来了许多便利,而且为我的职业自律确立了底线,由此积攒了学生工作所需的基本自信。

不知哪个网友说过:“即便是平凡人,走心的努力,也会被看见。”赵姐正如此。2017年,她升职成了主管。那以后,我们工作交集就没那么多了。但是,每次碰到她,我都会认真地问好,并且心里暗暗涌出一份敬意。

暑假里,我接待了几批2008级学生。有个女生还专门问到了赵姐:“老师,那个特别爱笑的宿舍阿姨还在学校吗?”

我一听,就知道是赵姐,笑着,“在的。”女生于是说起大二时深夜上厕所滑倒,膝盖破了皮,赵姐忍着困意,温柔耐心地给她消毒,并贴上创可贴,随后几天,每天都专门去看看她、问问情况。这些细节,在她的描述中,穿过十几年的时光,仍然让人心生暖意。

时至今日,赵姐也不知道她在我心中曾是个“牛人”,更不知道她对我有过的影响。但是,我知道,她曾用走心的努力,惊艳过我“职场小白”的岁月;我记得,她曾用贴心的细节,启迪了我职业生涯的个人原则。

而这一切,我都将铭记于心。我想,只要把从“牛人”那里学到的东西,化为个人积极的行动,经由时间酿成滋养心灵的琼浆,朝着向善向好的方向,一路向前,持续努力,我们,终会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## 人海里

□ 能源学院 陈蓝宝

那天的天空,上午还是晴空万里,下午就已经阴云密布。虽然没有烈日,但燥热使得周围的空气都凝滞了。我站在人头攒动的街道旁,被挤得左移右晃。

我现在还惊魂未定。回想才几分钟前,在同样密集的人群里,我右手控制电动车的方向,左手拿着捧花,在人海和车海里穿梭。就在一个不小心的瞬间,我的车把失灵似地倒向停靠在路边的一辆汽车,随着一声轻微的撞击声,我发现我的腿撞在了车身上——我庆幸电动车没有撞上,车主也没在车上。一路上不知道说了多少句“对不起”和“不好意思”,终于艰难地走过了曾经无数遍走过的街道。

现在我终于到了——再熟悉不过的学校门口。现在,在我的眼里,仿佛一切都变得这么陌生,“可能是快要离开了的缘故吧”,我想。

这天,是高考的最后一天,这天下午,最后一场考试也即将结束。我就站在这里等待着,等待着最后一场考试的结束。时间过得十分漫长,我每每低头看看左手上的手表,表盘上晃动着掉落的小装饰物,

我晃晃手腕,防止它卡住指针。我紧紧将捧花贴在胸前——一束满天星,燥热的空气,周围嘈杂的人声、混乱的秩序,渐渐将我的思绪引入了另一个时空。

拥挤的楼梯道,从下往上看,像流淌的河流,但周围的空气仿佛没有流动的迹象。刚刚跑完课回操,衣服被汗浸透,黏贴在皮肤上。每日的周而复始,不断地重复,使我对这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厌倦。我站在楼底没有随着人群上楼。不知过了多久,洪流渐息,我拖着沉重的腿,低着头,一步一步走向等待着我的教室。

突然,书本洒落的声音袭来,我抬头看向楼梯上方,就觉的额头上一阵剧痛袭来。

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!你没事吧?太抱歉了。”

我才缓过神来,发现一个女生蹲在地上捡拾作业本,正起身向我走来。我捂着额头,看向她——原来是一本洒落的作业本打在了我的头上。

“没事……没事……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
我蹲下来,帮她捡起了还洒落在地上的作业本。当我起身,将作业本交给她,偷偷望向她涨得通红的脸。她只是不住地说“对不起,谢谢”。

从那以后,我总是会在校园里见到她。

人群里开始有人涌向学校门口,我望向校园里的教学楼,有一个同学走出来了。我的心猛跳了一下,右手的花抱得更紧了。



## 沉默的时代

□ 数学学院 赵秋兰

周围很喧嚣  
但是每个人都陷在沉默里  
大多数时候  
你是沉默的大多数

有时候你会被惊醒  
看着沉默的洪流把一切淹没  
你尝试去拉住些什么  
终于还是一切随风去

叽里呱啦的声音  
是遥远的美好记忆  
现在每一次张口  
都需要鼓足勇气

他们想吞像你  
理直气壮

你的每一次逃脱  
都略显滑稽

那些终于再也没有话说的  
人和那些再也不愿意评说的故事  
终于会抛在历史的洪流中  
变成尘埃

争执、碰撞、辩驳、默契  
都需要力气  
不如 撒手随他去  
每一次努力  
都是向岁月献上的牺牲  
不是为了对面的你  
而是因为我自己

## 青春的浪浪山

□ 文法学院 苏婉旋

“走不出的浪浪山,渡不过的书简湖,寻不到的落魄山。”总是想逃离,想逃离自己的家,远离父母的唠叨,想逃离自己的学校,远离身边的社交。

“浪浪山”出自国漫《中国奇谭》第一集《小妖怪的夏天》,是故事中小猪妖出生的地方,也可以指家乡现状等。这个动画从小猪妖视角讲述了底层打工人的故事,被上层打压的小猪妖想要离开浪浪山去闯一闯,正如现实中的打工人要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干出一番事业一样。



外国语学院 张兴华/摄

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走出现状的诸多想法,很多时候碍于现状都没能去实践。

少年的出逃没有回程票,青春是一道无解的命题。风吹时钟走,清风拂山岗。在烟火世俗里有人为了追逐梦想,告别了“浪浪山”踏上新的征途,有人为了谋求生计,不得已离开熟睡的梦乡。人间风雨各处,何处不是浪浪山。

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话题是“路的尽头到底是什么”——是考上高中就好了,考上大学就好了,考过四六级就好了,考上研就好了,读完书就好了,实习完了就好了,有工作就好了,考到编制就好了,工作稳定就好了,结婚了就好了,有孩子就好了,退休了就好了……打比方就是:山的那头还是山,浪浪山的那头还是浪浪山,过关难过关难过,浪浪山外浪浪山。人这一生不过是从一个浪浪山努力跳进另一个浪浪山,困住你的是永远也走不出的浪浪山,是永远也渡不过的书简湖,是永远也寻不到的落魄山。分享一段很喜欢的诗:“活在当下,享受过程,不问结果。结果都是给别人看的,过程才

是自己真正学到的东西。路的尽头到底是什么,或许从来都不重要。”我们一步步成长,有了之前的焦虑,回过头看,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翻过了浪浪山呢。

“我想离开浪浪山”真正传递出的是一种面对困难,尝试改变现状的勇气和能力,是对美好生活与未知世界的一种追求。于青年大学生而言,这是一种不懈的奋斗精神。你问我浪浪山后是什么,浪浪山后还是浪浪山。但心中有光明,黑暗算什么?我爬上云层,万物都发着光,太阳直射着青山,我看到了!浪浪山后不是浪浪山,是河流,是山川,是一望无际的草原,是我未曾到过的天空!坚定前行,无畏前路艰险,坚持海的信念,享受爬山的过程,人生风雨各处,何处不是浪浪山。正如海子诗里写到的:“你来人间一趟,你要看看太阳。”愿我们过尽千帆仍有梦,眉眼轻扬是少年。

吾心安处是吾乡,但我们依旧会努力前行,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山,而是不敢踏出的稳定,浪浪山是一座迷宫,我们要做的是在每一座浪浪山中都能活得很精彩,考虑在不同的浪浪山中如何更好地去适应环境的变化,找到自身的价值,不忘初心,保持热爱,奔赴山海,热烈且自由,谦逊而坚定。

## 《我与地坛》读后感

□ 土建学院 仲济涛

第一次知道史铁生老师是在高中的语文试卷上,其中有篇阅读理解就是节选自《我与地坛》。试题内容早已忘却,但史铁生老师笔下的母亲“大口大口吐着鲜血”这句话,时隔二十余载,我依然记得。借着这个线索,翻看《我与地坛》全书,终于找到节选这篇文字,有个小题目,叫“秋天的怀念”。

《我与地坛》一书,久闻其名,却从未读过全文。至于作者史铁生老师,在我脑海有限的认知里,也仅仅是一位双腿残疾的作家。买下这本书的契机,源于前些日子给侄女选购课外书。浏览到《我与地坛》,于是也顺便给自己买了一本。

借着空闲时间,断断续续地,终于第一次读完全书。原本模糊、概括的史铁生老师的形象,在我心中渐渐丰盈、立体起来。地坛之于史铁生老师的意义,也就都了然于胸——地坛作为书名,当之无愧。

当年的地坛,于别人,可能只是一座荒废的古园;于作者,却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圣地。“我那时脾气坏到了极点,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家出走,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”。地坛之于作者,如同炼丹炉之于孙悟空吧。两位主人公都是心有不甘地“被迫入瓮”。在烟熏火燎的炼丹炉里,孙行者万箭攒心、皮焦肉绽;在天地不应的地坛里,作者摧心剖肝、回肠九转,“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”。不过也正是在炼丹炉里,孙悟空熬出一双火眼金睛;也正是在地坛里,作者在接受了天命的限制之后涅槃重生。正如史铁生老师总结的:上帝为锤炼生命,布下一个个残酷的迷局。

在未悟出谜底之前,作者在阿鼻地狱中一遍一遍追问生命的意义。用残缺的腿做毛笔,蘸着痛苦写下对生命的感悟——是一句句饱含哲理的真知灼见。“厄运病痛,难有无限

神论者……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‘上帝保佑’”。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……哭着喊着闹着要来……每一步每一步,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。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,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”。文字里的意境,像极了那首神秘苍凉而又震撼人心的《最后的莫希干人》。

除去对痛苦的咀嚼和对生命的体悟,书中的亲情也是作者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史铁生老师心中,最能代表亲情的或许就是那两棵让他念念不忘的树了。“不论窗前屋后,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儿什么,我就种两棵树。一棵合欢,纪念母亲。一棵海棠,纪念我的奶奶”。

史铁生老师童年时父母都忙,所以多是与奶奶“相依为命”。奶奶家有一棵老海棠树,作者放学后玩耍、吃饭,甚至写作业,都是在老树那两条粗壮的枝丫上。“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”。如果说,老海棠树代表着作者童年时的美好回忆,那母亲当年种下的合欢树,则就让人唏嘘许多了。“那年,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,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‘含羞草’,以为是含羞草,种在花盆里长,竟是一棵合欢树”。书中但凡提及合欢树的地方,总有一种歉疚的情绪弥漫其中——对母亲的歉疚。“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,还来不及为母亲想,他被命运击昏了头,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,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”。作者终于理解母亲的苦和难,是在母亲离世之后。那种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人生现实让作者一直无法释怀。在史铁生老师心里,有两件事是最希望母亲能看到的。一是拥有一辆全身不锈钢且做工精美的轮椅。二是作者的小说第一次得了全国奖。如果说,前者是想告慰母亲,自己的物质生活已然无忧,

那么后者则是想跟母亲分享“终于被肯定”的精神喜悦。而这份精神喜悦,是最能让母亲瞩目的吧!又想起史铁生老师的妈妈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: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……

书中,作者说:“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,那些年月,地坛应该记得,有一个人,摇了轮椅,一次次走来,逃也似的投靠这一处境地。”如今,史铁生老师离开我们快三十三年了,我们晚辈依然记得并感激轮椅主人用心用血写就的深沉篇章,让我们有资格静下心来重新审视生活乃至生命的意义。



离退休工作处 孙崇仁/作